

蘇軾〈永遇樂〉(明月如霜)考索 ——兼論燕子樓相關詩文與史事

黃嘉伶*

〔摘要〕

〈永遇樂〉(明月如霜)是蘇軾徐州詞的第一名篇，寓情於景，借古傷今，藝術技巧極高妙，內心情感極深沉，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傳誦久遠。然而此詞有幾個值得探討的地方，如題序的爭議、「燕子樓」相關人物的爭論、蘇軾所寓託的複雜情懷與深沉感慨，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因此，本文耙梳前人資料，詳加析論，層層深入考索，希望能將蘇軾寫作此詞的時空背景、心境意涵、古今爭議及相關詩文史事完整地呈現出來。

關鍵詞：蘇軾、關盼盼、燕子樓、黃樓、宋詞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壹、前言

宋·蘇軾〈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云：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紈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¹

此詞作於元豐元年（1078）十月，時蘇軾任徐州知州。前闕寫景如畫，感情濃郁；後闕懷古而不泥於古，寓情於景，借古傷今，感慨極深。不但蘇軾本人對此詞極滿意，²後人也給予極高的評價，³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傳誦久遠，堪稱

¹ 見宋·蘇軾撰，鄒同慶、王宗堂校註，《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9月，1版1刷），冊上，頁247。

² 如宋·楊萬里《誠齋詩話》云：「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詞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又「驟」，也勞攘。坡亦有此詞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見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1版），冊上，頁149。宋·曾慥《高齋詩話》亦云：「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坡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少游問公近作，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曰：『祇三句，便說盡張建封事。』」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曾慥詩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1刷），冊4，頁4351。蘇軾以自己所作〈永遇樂〉燕子樓詞教導秦觀，一篇高超不凡的詠古之作，可貴的是要掌握其神態情韻，而不在於描寫具體的歷史事跡。

³ 宋·張炎《詞源·用事》云：「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此皆用事，而不為事所使。」見夏承燾校注，《詞源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7月，初版），頁19。清·沈

是蘇軾徐州詞的第一名篇。

熙寧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蘇軾以禮部祠部員外郎知徐州軍州事的官職抵達彭城。七月十七日，黃河在澶州曹村帶決口，滔滔洪水流灌東南，氾濫於梁山泊，溢漲於南清河，淹沒了四十五縣。八月二十一日大水沖到徐州城下，徐州情勢岌岌可危。他親自到武衛營動員禁軍參加抗洪，歷經了四十五天的努力，在十月初五，黃河又回到舊水道上。次年二月，他在城門之上建了一座高樓，樓高一百尺，名之為黃樓，黃樓之命名即含有剋水之意。這是蘇軾生命旅途上的「徐州時期」，又稱為「黃樓時期」，⁴是蘇軾仕途中頗有實際政績的重要階段。

燕子樓傳為唐代尚書張建封為愛妾關盼盼所築，張建封死後，關盼盼感念舊愛不再嫁人。張建封在徐州建燕子樓，蘇軾在徐州建黃樓，有一天，蘇軾夜遊燕子樓，觸景生情、感慨萬千，由燕子樓聯想到自己所建的黃樓，遂作〈永遇樂〉詞，關於此詞有幾個值得探討的地方：

其一，是題序的爭議。〈永遇樂〉題序云：「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但清·王文誥卻認為蘇軾是先夢登燕子樓，隔日才親自前往燕子樓，在其地作〈永遇樂〉詞。兩種說法，到底何者為是？值得討論。

其二，關於「燕子樓」相關人物、事蹟的爭論。在唐代就因張仲素、白居易詩而受到當時人矚目，到了後世又受到小說家戲劇性的渲染，歷時千年，傳誦仍盛。但是，「燕子樓」的確切人物與事蹟，至今仍混淆不清。學者們對於故事中的女主角——關盼盼到底情繫何人？一直爭論不休。但因為佐證資料不足，迄今難有定案。除此之外，這段情事更牽扯出對白居易、張仲素〈燕子樓〉

祥龍《論詞隨筆》亦云：「詞當意餘於辭，不可辭餘於意。東坡謂少游『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驛』二句，只說得車馬樓下過耳，以其辭餘於意也。若意餘於辭，如東坡『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蓋辭簡而餘意悠然不盡也。」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台1版)，冊5，頁4053。清·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亦云：「公以『燕子樓空』三句語淮海，殆以示詠古之超宕，貴神情不貴跡象也。」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5，頁4322。

⁴ 參見林語堂撰，《蘇東坡傳》(台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7月，8版)，頁179。

詩的不同詮釋與解讀，都有待吾人一一加以釐清。

其三，是蘇軾詞中所寓託的複雜情懷與深沉感慨。蘇軾作〈永遇樂〉詞，為何由燕子樓聯想到黃樓，徐州的燕子樓與黃樓為何讓蘇軾充滿了感嘆。世人多謂蘇軾一生曠達，隨遇而安，那麼蘇軾為何在徐州會生發「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的感傷情懷？這也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因此，本文耙梳前人資料，詳加析論，深入考索，盼能將蘇軾寫作〈永遇樂〉詞的時空背景、心境意涵、古今爭論以及相關詩文史事完整地呈獻出來。

貳、燕子樓人物考論

關盼盼又名盼盼，徐州的名妓，她出身於書香門第，精通詩文，更兼有一副悅耳動聽的歌喉和曼妙動人的舞藝。她能一口氣唱出白居易的〈長恨歌〉，也以善跳「霓裳羽衣曲」馳名徐、泗一帶；再配上她美艷絕倫的容貌、輕盈婀娜的體態，讓無數世家公子驚豔不已，後來張建封重禮納為妾。此後，關盼盼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燕子樓」就是張建封為關盼盼所建。但好景不常，紅顏白髮的愛情，在張建封死後，只空留下美人的嘆息。

燕子樓在中國詩詞的領域裡頗有名氣，但並不是因為它是堂皇巨構，也不是因為它是一代名臣張建封所建之故，而是因為這裡曾住過一位能歌善舞、溫柔多情的女人——關盼盼。所以，唐朝詩人張仲素、白居易的〈燕子樓〉詩都未著墨於它的建築形貌，而特別著重在詠嘆關盼盼獨守空閨的癡情；到了宋朝，蘇軾作〈永遇樂〉詞，仍藉此哀豔動人的故事，抒發自己的慨嘆。因此，燕子樓若無關盼盼的幽然獨居，恐難有今日之名氣。但故事中女主人翁到底情歸何處？讓她一心守節、洗去鉛華的幸運兒又是誰？翻查古籍，自宋代開始就出現「張尚書」人選之爭，一說是由《麗情集》與《唐詩紀事》中所認定的張建封；另一說法則是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中所認定的張愔。之所以會出現這兩種說法，最主要原因是，白居易所作的〈燕子樓〉詩有序一篇，詩序內容說明寫作的動機等。因為此序是挑起爭端的關鍵文字，故抄錄於下：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妾曰昞昞，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昞昞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迺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續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昞昞作也。續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昞昞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昞昞念舊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于今尚在。予愛續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⁵

要特別注意的是，詩序中的幾處關鍵性文字，如：「故張尚書」、「予為校書郎時」、「迨茲僅一紀」。根據現今最完整、最具學術性的羅聯添《白樂天年譜》⁶及朱金城《白居易年譜》⁷來看，我們知道白居易是在任校書郎時，到徐、泗一帶遊歷，受到張尚書的招待，那是唐德宗貞元十九至二十年（803—804）的事。而張建封死於貞元十六年（800）。故因此認定白居易所指之「張尚書」應是張建封之子張愔。

兩種說法，各自有所依據，也各有學者聲援。近年來，認定「張尚書」為張愔一說的學者逐漸增多，似乎已成定案。但持平而論，這一說法仍有諸多疑點值得商榷。加上時代相隔久遠，相關人物資料、傳記繫年、作品繫年又不夠縝密，只知有其人其事，就是無法有確切的證據來支持其論點。既然從年代上無法判讀，我們嘗試從其官職著手考辨，無奈因為唐朝的「蔭補制度」父子二人官銜幾乎一模一樣。如此一來，除非於黃泉之下喚回關盼盼，親自為我們細說從頭，否則任何說法都有其盲點，無法絕對加以確認。

⁵ 見唐·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月，1版6刷），冊1，頁311~312。

⁶ 見羅聯添撰，《白樂天年譜》（台北：國立編譯館，1989年7月，1版），頁39~41。

⁷ 見朱金城撰，《白居易年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12月，1版），頁25~28。

所以，本文依據雙方論點，將彼此說法相互對照，駁斥其錯誤之處，提出其疑點，闡述其正確之說，最後並提出個人的新看法，盼讓此一疑案早日有沉冤昭雪的一天。

一、關盼盼情繫張建封之說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曾客隱兗州。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卒於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享年六十六歲。少時喜文章，能辯論，尚氣節，以功名自許。唐代宗下旨由李光弼率軍討伐蘇州匪寇，張建封自請前往。一日降賊數千，放歸田里。大歷中參咨馬燧門下，討平李靈曜、田悅等叛逆，奏授侍御史。唐德宗建中初年，馬燧又推薦張建封為度支郎中，旋出為岳州刺史。興元間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修葺城池，悉心撫綏，遠近悅附，威望日重。其後，又平定李希烈之亂，進封階，賜一子正員官。

貞元四年(788)，張建封調為徐州刺史，兼徐、泗、濠節度使。事必躬親，個性寬厚，能容人過，凡事按據綱紀，不徇私枉法，人皆畏服。七年(791)，進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796)，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797)冬入覲京師，唐德宗禮遇加等，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十四年(798)春上巳，賜宰臣百僚宴於曲江亭，特令張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等到他要回任所時，唐德宗還親自作詩餞行，又將自己所用的執鞭賜之，表彰其忠節。⁸

張建封治徐凡十年，唐史稱其治軍有方；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趨往如歸。貞元中，文人如許孟容、韓愈皆曾任張建封幕府。

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朝廷任命韋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韋氏未至而張建封已卒，冊封司徒，著有文二百三十篇傳世。⁹

⁸ 參見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1月，7版)，冊6，頁4939~4941。

⁹ 參見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7月，1版)，冊5，頁3828~3832。

綜觀張建封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他那完美的英雄形象。對國家盡忠、功在社稷。尊敬賢者，近悅遠服。雖為武夫，但頗具文采，¹⁰文韜武略，無一不通。也許正因為張建封是如此完美，所以後人往往會私心希望，在這位英雄的身上多添點浪漫傳說。這樣的英雄形象才會更貼近人性，更深入人心。可是傳說畢竟只是傳說，在「燕子樓」故事中，真正讓關盼盼心甘情願廝守一生的那位好男人，目前依舊成謎。

關盼盼為張建封之妾，此一說法最早見於宋·張唐英《麗情集》：

盼盼徐州之名娼，張建封納之於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問者輒答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¹¹

宋·曾慥《類說》的看法與《麗情集》之說法相似：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舞妓盼盼，公納之燕子樓。白樂天使經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裊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他適，多以詩代問答，有近三百首，名《燕子樓集》。¹²

在宋·計有功《唐詩紀事》¹³與宋·尤袤《全唐詩話》¹⁴中，它在篇目上就清楚標明〈張建封妓〉。宋·張炎《詞源》云：

¹⁰ 參見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1版)，冊上，頁534～535。

¹¹ 宋·張唐英編撰，《麗情集》，見《筆記小說大觀》5編(台北：新興書局，1960年，1版)，冊3，頁1645。

¹² 見宋·曾慥撰，《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1版)，頁488。

¹³ 參見《唐詩紀事》，冊下，頁1125～1126。

¹⁴ 宋·尤袤撰，《全唐詩話》，見《叢書集成初編》冊255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頁129～130。

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蘇軾〈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此皆用事，不為事所使。¹⁵

在張炎《詞源》中，除了提及蘇軾用典之精練外，同時也點明燕子樓的男主人翁為「張建封」。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云：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他適。¹⁶

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內有「燕子樓」一目云：

燕子樓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知也，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予少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在水邊樓」、「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滸，至今猶有跡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¹⁷

明·馮夢龍《情史》云：

徐州張尚書建封，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不嫁，居是樓十餘年。¹⁸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云：

¹⁵ 見宋·張炎撰，《詞源》，見夏承燾校注，《詞源注》，頁19。

¹⁶ 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2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6月，1版)，頁242。

¹⁷ 見明·郎瑛撰，《七修類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8月，1版1刷)，頁394。

¹⁸ 明·馮夢龍撰，《情史》，見《古本小說集成》冊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未載出版年月與版次)，頁69~71。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一卷云：建封卒，盼盼焚香指天誓曰：「妾婦人，無他計報尚書恩德，請落髮為尼，誦佛經資公冥福，盡此一生，誓不再嫁。」

19

明·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云：

盼盼姓關氏(一云姓許)。張建封節制武寧，門下客皆詞人名士。至於歌舞，必求之姝者。盼盼乃徐府奇色，初納之燕子樓，……。公薨，盼盼感恩，誓不他嫁。²⁰

清·黃蘇《蓼園詞評·滿庭芳(山抹微雲)》云：

秦問坡近著，坡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無咎在座，謂三句說盡張建封一段事。²¹

《全唐詩》收入妓女詩二十家，其中第一家就是關盼盼，名下繫一小傳云：

關盼盼，徐州妓也，張建封納之。張歿，獨居彭城故燕子樓，歷十餘年。

22

從以上筆者搜羅的資料來看，全都清楚記載著，關盼盼為張建封之妾。此一說

¹⁹ 見明·馮夢龍撰，《警世通言》(台北：鼎文書局，1974年12月，1版)，頁120~127。

²⁰ 明·梅鼎祚編，《青泥蓮花記》，見《中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台北：廣文書局，1982年3月，1版)，冊12，頁26~30。

²¹ 清·黃蘇撰，《蓼園詞評》，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4，頁3068。

²² 見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12月，1版)，冊11，頁9023。

法，表面看起來，燕子樓中的男主角應是張建封無誤。但問題就出在白居易〈燕子樓〉的詩序。如前文所提，白居易清楚地在詩序中提到「予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然貞元十六年張建封已死，所以白居易所言之張尚書，應是張建封之子——張愔。這一說法，照時間推算似乎也說得通，那究竟真相為何？

首先，筆者多方搜羅前人論述，整理出「張尚書」應是「張建封」的五項主要論點：

其一，南宮搏在〈燕子樓人事考述〉²³一文中指出：貞元十九年，當時值浙西兵經過徐州，鄭通誠欲引浙西兵入城為己用。徐州兵不從，打開兵庫拿取刀械，殺鄭通誠，擁立張建封的兒子張愔為主。朝廷得訊，派吏部員外郎李鄴為徐州宣慰使。張愔上表，自稱兵馬留後，李鄴以非朝廷所授，命其去號。張愔不從，徐州兵又為張愔請旄節，朝廷不許。於是，徐州成了叛亂的藩鎮。戰爭一起，朝廷大敗，乃授張愔起復右驍騎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任徐州留後。此一軍事行動，最早應在貞元十六年夏末或秋初，當時徐州處於緊急狀態，勢必延至十七年(801)春後，故有可能白居易是為避兵亂而於十六年奉母至洛陽。

其二，白居易應為貞元十六年中進士之時到過徐州。貞元十六年二月，進士放榜，白居易名列第四，即赴徐州，作〈及第後歸觀留別諸同年〉詩云：「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²⁴由此可見白居易中進士之後，很快就出都返徐州探母。貞元十六年，徐州刺史是張建封。白居易到徐州，應在三月間，那時張建封似未病，張建封於五月間上書請代。而張建封為人好客、豪爽，雖為武人，但敬重文士。因此，白居易見關盼盼，當是他成進士回徐州之時，約在張建封死前不久——張建封卒於貞元十六年六月。

其三，白居易應與張建封有交誼。白居易〈哀二良文〉序文中提到張建封云：

²³ 見南宮搏撰，〈燕子樓人事考述〉，《東方雜誌》，4卷1期，頁74~78。

²⁴ 〈及第後歸觀留別諸同年〉，見《白居易集》，冊1，頁103。

丞相隴西公出鎮於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司空南陽公作藩於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²⁵

在序文中的「南陽公」就是指張建封，「隴西公」指董晉。所以，證明白居易與張建封有交誼，同時也可知道張建封是卒於十六年夏天。

其四，張建封在徐州時的官銜為檢校尚書右僕射，但其子張愔卻無此官銜。張愔一直到唐憲宗元和元年(806)才有工部尚書的官銜，未到任而卒，贈尚書右僕射。

其五，若從白居易〈燕子樓〉詩序來看，「昨日司勳員外郎訪予」及「迨茲一紀矣」，這兩句話是很重要的關鍵，蓋「昨日來訪」決不會記錯，而對昨日來訪客人的官銜，當然也不會弄錯。南宮博在〈燕子樓人事考述〉一文中指出，張仲素是元和六年(811)調為司勳員外郎。從元和六年往上推算，到張建封死於貞元十六年，大約為一紀；以張愔死於元和元年來推算，僅有六年。倘若用張愔死於元和元年來看，下推十二年，為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早在元和十一年(816)就被貶出長安，元和十二年在江州司馬任內，當無與張仲素酬唱往來之可能。

二、關盼盼情繫張愔之說

張愔，張建封之子。以蔭補制度而賜號州參軍事。張建封死後，鄭通誠任留後，鄭氏害怕軍士謀亂；正逢浙西兵遷鎮過徐，引為自援。事情洩露後，軍眾大怒，環府大譟，殺鄭氏及大將數人。軍眾請於朝廷，以張愔為留後。憲宗不從，戰事即起，朝廷大敗。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同正，任徐州留後，不久，授

²⁵ 〈哀二良文〉，見《白居易集》，冊3，頁889~890。

張愔為武寧節度使。元和元年，張愔以病求代，召為工部尚書；以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使，還濠、泗、隸、徐州，徐軍喜，始不復亂，而張愔得行。未出境而死。張愔治徐州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²⁶

張愔虎門將相之後。年紀輕輕卻已大有作為。他與關盼盼若真為一對，可說是完美的璧人。所以，近年來許多學者都認為，關盼盼魂牽夢繫的「張尚書」應為年輕豪情的張愔。

「張尚書」即張愔一說，最早見於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云：

燕子樓事，世傳為張建封。按建封死在貞元十六年，且其官為司空，非尚書也。尚書乃其子張愔，《麗情集》誤以為建封耳。此雖細事，亦可以正千載傳聞之謬。²⁷

到了清·黃之雋《江南通志》亦云：

在州廡中，唐貞元中，徐州節度使張愔妾，關盼盼所居。²⁸

清·張宗泰《質疑刪存》亦云：

汪立名《白公年譜》辨《麗情集》以為張建封有誤，良是。然謂建封未為尚書，亦非。《唐書·張建封傳》建封於貞元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不過加僕射後不可仍稱尚書。不若據貞元二十年斷之，建封卒於貞元十六年，則二十年非愔而何？²⁹

²⁶ 參見《舊唐書》，冊5，頁3832~3833。《新唐書》，冊6，頁4941~4942。

²⁷ 宋·陳振孫撰，《白文公年譜》，見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9月，1版），頁34。

²⁸ 見清·黃之雋撰，《江南通志》（台北：京華書局，1967年8月，1版），頁647。

²⁹ 清·張宗泰撰，《質疑刪存》，見《四部分類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1版），頁214。

此後，學者多接受此一說法，於是紛紛提出證明，用來推翻舊說之謬。綜合歸納五點如下：

其一，最強而有力的證明就是白居易自述的〈燕子樓〉詩序中：「予為校書郎時」。此時當為貞元十九至二十年間，而張建封早於貞元十六年六月卒，試問一位已故之人，如何宴請白居易？又如何「出盼盼以佐歡」呢？所以白居易所指的「張尚書」，應該是張愔。

其二，白居易〈燕子樓〉詩序中：「迨茲一紀矣。」擁護張愔的學者認為，白居易〈燕子樓〉詩三首，編於元稹任職通州與白居易赴江州之間是元和十年(815)，應該是樂天四十四歲時的作品，距離張建封貞元十六年之死，已有十五年之久，怎可稱為「一紀」。但與張愔卒於元和元年來推算，約十一年左右，時間較為接近「一紀」。加上從張仲素〈燕子樓〉詩中所云：「紅袖香消十一年」來看，恰恰與所推時間相吻合。

其三，楊長卿在〈彭城燕子樓佳話之闡述〉³⁰一文中，認為張建封貞元十六年死後，贈封官銜為司徒，而非尚書。故斷定「故張尚書」是指張愔而非張建封。

其四，宋·文天祥〈燕子樓〉詩中有句云：「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³¹有學者認為「公子」一詞，應是指年輕的張愔，而不適用於年長的張建封。

其五，張建封死後，被追封的官銜是「司徒」，不是「尚書」，所以不應該稱張建封為「張尚書」，而張愔死後，則被追封為尚書右僕射，因此「燕子樓」故事中的「張尚書」應為張愔。

從上述五項論點來看，似乎一切也言之成理。才子佳人、郎才女貌又何嘗不是美事一樁。可惜的是張愔並不長壽，否則這份帶有殘缺的情愛，應該會有

³⁰ 參見楊長卿撰，〈彭城燕子樓佳話之闡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卷5期，頁53～63。

³¹ 〈燕子樓〉，見宋·文天祥撰，《文文山先生全集》(台北：清流出版社，1976年10月，1版)，頁505。

一個完美、無憾的結局。

三、張愔即張建封之說

此外，在「張尚書」人選之爭論上，除了張建封與張愔父子二人外，竟然意外的讓筆者發現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那即是張建封與張愔並非父子二人，而是同一個人。此說法是李一冰提出的。在筆者多方搜集「燕子樓」人事考證的時候，閱讀到李一冰《蘇東坡新傳》一書中云：

唐徐州尚書張愔，字建封，有妾關盼盼，色藝冠絕於時，初納時，設樂宴客，三日不絕，寵愛逾常。白居易為校書郎時，曾經參與張尚書家宴，親見盼盼，稱她能歌善舞，丰姿嫵雅，贈詩落句有「醉嬌勝不得，風嫵牡丹花」語。³²

無獨有偶，在陳新雄先生《東坡詞選析》一書中亦云：

唐代徐州尚書張愔，字建封，鎮武寧，納妾關盼盼，色藝均佳，初入門，奏樂宴客，三日不歇，寵愛逾常，為築新燕子樓以居之。後建封死，盼盼感激，誓不從人，而竟絕食死。³³

初見此一說法，有些驚訝，因為一直以來學界皆認為，張建封與張愔是不同的兩人，而且張建封為父、張愔為子，從不曾想過兩者居然是同一人。加上《舊唐書》與《新唐書》中，都清楚記載兩父子的生平，絕對不該是一人。但為什麼李一冰及陳新雄先生皆有此種說法呢？私下揣度，這是否是出版社的疏失，打錯了這一部分；亦或許出版社弄擰了兩位先生的意思，但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大，因為出版社並不相同，而且兩書出版時間相差也有四年之久，不可能都

³² 見李一冰撰，《蘇東坡新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9月，2版)，冊上，頁315。

³³ 見陳新雄撰，《東坡詞選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9月，1版1刷)，頁85。

錯在同一個部分。

接著筆者又查閱陳新雄先生的相關論文，在〈蘇軾寄託詞發微〉一文中云：

唐代徐州尚書張愔，字建封，鎮武寧，納妾關盼盼，色藝均佳，初入門，奏樂宴客，三日不歇，寵愛逾常，為築新燕子樓以居之。³⁴

與《東坡詞選析》所載又相同。試想，以李一冰及陳新雄先生在蘇學上的造詣，決不可能出現如此錯誤。是否，是一時之筆誤，或者是有新的創見，不知兩位先生可有新的論點，來支持此一說法。盼先生們能將新的論證提出，才得以說服人心。

其實，倘若兩位先生這一說法成立，筆者也十分樂意接受。如此一來，這件爭論多年的淒美愛情故事，終於有了定案。關盼盼情歸何處之爭，也終告平息。關盼盼與她的「張尚書」也可安息九泉。至死不渝的愛情，是何等唯美、是何等撼動人心。反觀今日人世情愛，不禁讓我們低頭汗顏。「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³⁵這樣的愛情，已成了詩人筆下感人至深的浪漫傳說。但是，世事豈能盡如人意？是否這種說法，便是最後的定案？筆者仍持保留的態度。

四、駁正與新說

(一)舊說之駁正

在分析了〈燕子樓〉一事相關的資料之後，吾人試就各種論點一一加以駁正、辨誤。首先駁正情繫「張建封」之說，不合理之處：

其一，支持張建封的學者認為，白居易貞元十九年至貞元二十年間，並未

³⁴ 陳新雄撰，〈蘇軾寄託詞發微·上〉，見《書目季刊》，28卷4期，1995年，頁14。

³⁵ 金·元好問撰，〈摸魚兒〉，見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台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11月，1版)，頁75。

到過徐州，而應該是於貞元十六年中進士之時造訪過徐州。但根據羅聯添《白樂天年譜》與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來看，此種說法並不成立。因為，貞元二十年白居易任校書郎一職，這是個閒散的官位。根據年譜記載，當時白居易便常往來於長江、洛陽、符離一帶。同時，他仍有許多親友在徐州，所以，他於貞元十九年至貞元二十年間，是否曾回到家鄉徐州，不得而知。此外，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也提出，白居易是貞元十五年(799)奉母至洛陽，如此一來，就算他中進士，曾回去探視母親，此處的「家」也僅到洛陽，未到徐州。所以，有關白居易貞元十六年中進士回家鄉徐州的說法，可能有誤。

其二，單憑〈哀二良文〉一文，推說白居易與張建封有交誼，未免也太過輕率，難以讓人信服。何況以張建封在徐、泗一帶的良好風評及成就，就算白居易沒見過他，仍舊可以崇拜他、讚揚他。此外，筆者考察《舊唐書》與《新唐書》皆言張建封死後，贈封的官銜是「司徒」，而白居易〈哀二良文〉與陳振孫《白文公年譜》中，卻說是「司空」。到底何說正確，尚待考證。不過，現今多數學者都認定「司徒」一說為正確，如此說來，白居易連張建封的官銜都弄不清楚，兩人怎談得上會有深厚的交誼？

其三，我們仍從〈哀二良文〉序言來看，白居易在序言中稱張建封為「司空南陽公」。如此看來，他應該不會再稱張建封為「張尚書」，而且從〈哀二良文〉的敘述中，也可見白居易已經改口，所以〈燕子樓〉詩中所稱的「張尚書」，理應不是張建封。

其四，張仲素到底是何時調為司勳員外郎？並且當了多少年？依照擁護張建封學者的說法，張仲素是元和六年調為司勳員外郎，就算如此，他是否就是在同年裡與白居易唱和呢？另一方面，根據楊長卿〈彭城燕子樓佳話之闡述〉中的說法，認為張仲素是元和七年(812)任職為屯田員外郎，元和十年間調為司勳員外郎。

再來辯駁情繫張愔之說不合理之處：

其一，白居易於十二年之後，作〈燕子樓〉詩序，經過一紀之隔，未必不會記錯時間。所以「予為校書郎時」也未必是鐵證。再加上白居易〈燕子樓〉

的作品繫年，至今仍有三種不同說法：元和五至六年(810~811)、元和十年間、元和十二至十三年(817~818)。目前為止，吾人僅能斷言元和十二至十三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若為元和五至六年，應該是張建封；若為元和十年間，則應該是其子張愔。

其二，至於說張建封沒有「尚書」之官銜，則完全錯誤。吾人為此一說，特意考證過《新唐書》及《舊唐書》〈張建封傳〉，茲錄父子二人官銜如下：

張建封：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右驍衛將軍、檢校尚書僕射，卒贈司徒。
張愔：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右驍衛將軍、武寧軍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未到任而卒，贈尚書右僕射。

從上述觀之，若言張建封沒有「尚書」一職，這是絕對錯誤的，只能說他死後贈封的官銜不是「尚書」，而並非張建封沒有當過「尚書」一職。

其三，若從古人著作中來看，往往全憑所好，各執一詞，並沒有通盤釐清事情真相，隨著好事者人云亦云。例如在宋·文天祥〈燕子樓〉詩云：「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而〈彭城行〉詩云：「唐時燕子樓，風流張建封。」³⁶其實，從文天祥的詩來看，他心中的「張尚書」很明顯的是指張建封，但擁護張愔的學者，卻僅就對自己有利的部份，提出解讀，認為「張建封」年事已高，不能稱為「張公子」，所以應該是指張愔。如此的作法，犯了兩個錯誤：一則是並沒將所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找齊全，只搜羅跟自己看法相近的資料，這樣對於研究來說，十分不妥。二則是關於「解釋」上所犯的錯，我們知道蘇軾嘗贈詩給張先：「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³⁷當時張先已經八十餘歲，蘇軾仍稱他為「公子」，所以稱「公子」與年齡，並未有直接的關係。

然而，經過這麼一一推論下來，我們似乎推翻了所有「張尚書」人選的可

³⁶ 〈彭城行〉，見《文文山先生全集》，頁505。

³⁷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見宋·蘇軾撰，《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0月，1版5刷)，冊2，頁523。

能性，那麼〈燕子樓〉中的「張尚書」究竟是何人？又為什麼這則撼動人心的愛情故事，居然找不出男主角？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彷彿身處五里霧中。

(二)關盼盼情繫何人蠡測

在這千年的歲月裡，佳人已逝，而「燕子樓」也早已化為塵土。翻閱過往的記憶，卻又是如此殘缺，我們拼湊不出真實，只能就僅有的脈絡，大膽的加以推測。根據相關資料，筆者發現，這樁愛情故事，在唐代似乎沒造成多大的旋風。因為，除了白居易、張仲素相互唱和的〈燕子樓〉詩六首之外，幾乎沒有相關記載，這是一件蠻值得探討的事。在唐代來說，唐傳奇中有許多的愛情故事，例如：〈李娃傳〉、〈霍小玉傳〉這些都是在敘述男女之間的情愛糾葛，同時也都是士人與名妓的故事，藉以反映唐代社會現況。因為有小說家的好事，所以有許許多多的愛情故事流傳後世，但為什麼沒有「燕子樓」的故事呢？這麼真實又動人的素材，居然乏人問津，真讓人大惑不解？其實以唐代風氣來講，一個妾侍，根本沒有守節的責任與必要，但關盼盼這位美麗的名女人，卻癡心為她的「張尚書」守節，獨守空閨長達十年之久，這早該傳為美談、佳話，尤其藉由白居易〈燕子樓〉詩的傳唱，它更不應該默默無聞，甚至連男主角是誰都弄不清楚。而白居易與張仲素的詩中，為什麼也沒有言明？試想，這必然有一個關鍵點，所以吾人大膽推測，關盼盼可能是張建封的歌妓，也是張愔的侍妾。

在唐代，歌妓的地位相當低賤，買賣歌妓、甚至相互贈送歌妓之事，並不稀奇。一般而言，唐人對於自家蓄養的家妓，通常只將其視為家中財物，拿家妓當禮物互贈或相互交換之事時有所聞。例如：晉公裴度想用好馬來換白居易的家妓；以及白居易晚年深怕自己無力再照顧家妓們，還預先為她們寫了〈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³⁸盼能為她們找到好的歸宿。這種情形在宋代更是多得勝枚舉。例如：蘇軾貶黃州時，太守徐大受有侍姬六、七人。其中有一嬌小玲瓏的歌妓——勝之，最得蘇軾的欣賞。但徐氏死後，勝之即歸張恕所有；

³⁸ 〈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見《白居易集》，冊2，頁474~475。

³⁹范成大有一女婢小紅，色藝均佳。范公退休後，一日姜夔前去拜訪他，並且將所作之新詞贈之，范公十分欣賞姜夔之才華，便將小紅送給他。⁴⁰由上述可以證明，歌妓似乎只是士人們的私有產物，那麼兒子將父親的歌妓當成財產一樣繼承，這似乎也無不可之處。所以大膽推測，並且提出理由如下：

其一，我們從白居易詩前的序文來看，白居易對一切的時、地、物都交代得十分詳細，那為什麼又獨獨漏掉張尚書的名字，是不是因為白居易是一位謹守禮教的詩人，而盼盼跟過兩位尚書，在他的心態上不太願意接受這種事實，所以故意沒有提及此事，導致後來在〈燕子樓〉詩中，才會被誤解為有「譏諷」之意，因此，如此詳細的寫明〈燕子樓〉故事的來龍去脈，卻未言明此段戀情中的兩位男主角。

其二，唐代的傳奇對這件事情隻字未提，也讓人甚為不解？是否誠如上述，唐人內心不是很能接受這種不倫之戀，所以對這件事情不願言及。而到了宋代，因為「張尚書」並未說明是何許人也，才會造成兩種說法，而這兩種說法，皆有合理之處，但又不夠完整，難以說服人心。倘若筆者推論成立，將兩派說法前後銜接，似乎才能合理的解決這件事情的癥結點。

其三，根據已掌握文獻資料而言，筆者發現，凡述及關盼盼與張建封者，大多盼盼為建封之歌妓；但述及關盼盼與張愔者，大多言盼盼為張愔之妾。單就這樣看來，兩派學者在這一觀點上似乎一致，這是否代表兩派學者都各推論出答案的一半，而就以為是全部的真相，導致忽略了另一半呢？

³⁹ 宋·王明清撰，穆公校點，《揮塵錄·後錄》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怨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蓄婢之戒。」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冊4，頁3713。

⁴⁰ 元·陸友仁撰，《研北雜志》載：「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制〈暗香〉、〈疏影〉二曲，公使二妓習之，音節清婉。公尋以小紅贈之。」見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6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1版），頁605。

當然，以上純粹是蠡測之詞，僅供參考，只是希望研究者嘗試跳出舊有、既定的框架與模式，可以從不同觀點，試圖尋找另一把能打開真相的鑰匙，而不是只能陷入二擇一的標準模式中，以致模糊了焦點，背離了真相的核心。

參、「燕子樓」相關詩文、史事考論

一、世人誤以為張仲素〈燕子樓〉詩為關盼盼所作

張仲素，字繪之，一作績之，宿州符離人。是張建封之從子。貞元十四年(798)登進士第，因朝中無援，久未授官，後又登博學宏辭科制舉，任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年曾任屯田員外郎，後遷判官、司勳員外郎。元和十三年(819)加司封郎中，知制誥，仍充翰林學士，元和十四年(820)拜中書舍人，本年卒，贈禮部侍郎。能屬文，法度嚴確。善詩，多警句，尤精樂府，有詩集一卷。⁴¹

相傳張仲素在司勳員外郎任內，曾去探望白居易。並且帶他新作的〈燕子樓〉詩三首與白居易分享。並且告訴白居易，盼盼自張尚書死後，便獨居燕子樓，不再下樓十餘年之久，也告訴白居易，他曾去過張尚書的墓前。當時，白居易十分喜愛這三首〈燕子樓〉詩。因為，這幾首〈燕子樓〉詩不但勾起白居易十二年前的往事回憶，更讓他感懷張尚書與關盼盼之間，這一段浪漫淒美的愛情故事。於是白居易除了傷感之外，他也深深地被盼盼的真情所打動，於是乎他也和作〈燕子樓〉詩三首。或許是上天無心的玩笑，白居易不作〈燕子樓〉詩還好，詩作好了還在詩前寫序，讓這宗本來就撲朔迷離的愛情故事更顯複雜。我想這是白居易始料未及的，他想都沒想到一件美事，竟然會鬧出這麼多的風波。

首先，有好事者言，關盼盼讀了白居易的〈燕子樓〉詩後，認為白居易不了解她的用心，反而責怪她為什麼不以身殉情，跟隨張尚書一起共赴黃泉。為此，關盼盼終日鬱鬱寡歡，最後絕食而死，另一說是跳樓而死。總言之，認為

⁴¹ 見《唐詩紀事》，冊下，頁645~647。

白居易逼死了關盼盼，而硬把「致人於死」的大帽子扣在白居易的身上。

再者，便是〈燕子樓〉一詩作者的問題。這本來是應該沒問題的，因為白居易在其詩序中清楚的交代了「予愛繪之新詠」。但詩序中另一句「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所作。」，卻因為錯誤的解讀，而成為眾人爭論不休的關鍵。於是便出現了兩種說法：一說認為〈燕子樓〉三首為關盼盼所作，而關盼盼請張仲素將其詩拿給白居易看；另一種說法則是〈燕子樓〉詩為張仲素所作，但全詩內容卻是以關盼盼口吻寫成的。從今日來看，我們應該可以認定，〈燕子樓〉三首詩為張仲素所作，但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個誤會，以下茲就此一問題關鍵所在，加以說明、釐清。

前人認為〈燕子樓〉詩為關盼盼所作者，如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云：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亦有愛妓盼盼，善歌聲，雅多風態。……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適看鴻燕洛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⁴²

由以上文字來看很明顯地，宋·計有功認為〈燕子樓〉詩是關盼盼所作。而宋·張唐英《麗情集》、宋·曾慥的《類說》、明·馮夢龍的《情史》、以至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皆承襲此一說法。為什麼以上諸人會有此誤解，我們追根究源，問題就出現在「乃盼盼所作」這一句上面。但根據我們覆查白居易詩序發現，白居易詩序中並非是「乃盼盼所作」，而是「為盼盼所作」。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與白居易詩序有一字之差。但問題就此解決了嗎？當然不！擁護關盼盼

⁴² 見《唐詩紀事》，冊下，頁1126。

的學者並未放棄，因為「為」字唸「ㄨㄟˇ」時，乃「是」的解釋，就可解讀為「是盼盼所作」；但「為」字讀「ㄨㄟˋ」時，則是「為了」的意思，那就變成「為了關盼盼而作」。如此一來，仍就無法看出事實真象，於是我們再從白居易詩序中的另一關鍵句「予愛繪之新詠」來看，這應該是張仲素作〈燕子樓〉詩的最佳證明，但支持關盼盼所作的學者卻認為「繪之新詠」，即繪之所吟新詩，「新詠」並不等於「新作」，所以認為這並不能解釋為張仲素所作。除此之外，這派學者還認為，連《全唐詩》都不敢懷疑〈燕子樓〉詩不是關盼盼所作，而將〈燕子樓〉詩分別繫在關盼盼與張仲素二人名下，後代學者如何能一口咬定是張仲素所作呢？

其實客觀來說，單從白居易詩序中，要來證明〈燕子樓〉詩是張仲素所作，例證是略顯薄弱，何況擁護關盼盼的學者的說法雖過於牽強，但也無法排除其可能性。當然筆者掌握資料有限，無法斷言作者為何人？因此，筆者僅提出兩點想法：

其一，若〈燕子樓〉詩不是張仲素所作，他應該在吟誦之前就告知白居易作者何人，理應不可能讓白居易猜測。而且在詩序中「頗知盼盼始末」一句有商榷的空間，因為白居易在「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之後，馬上說明「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若為關盼盼自己所作，白居易應不該補上後句。

其二，擁護關盼盼的學者認為，連《全唐詩》都不敢懷疑〈燕子樓〉詩不是關盼盼所作，而將〈燕子樓〉詩分別繫在關盼盼與張仲素二人名下。同樣論點，筆者加以反向思考，正是因為《全唐詩》有所懷疑，才將一直列於關盼盼名下的〈燕子樓〉詩三首，在沒有確切證據下，只好分別列於二人名下，這樣一來，豈可拿《全唐詩》的做法當成例證呢？

如此說來，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只能說，張仲素的可能性是大於關盼盼的，而且此一論述也是比較合乎情理的，故筆者較接受此一說法。

二、世人詮釋白居易〈燕子樓〉詩觀點之差異

白居易，字樂天，晚年自號香山居士。太原是他的郡望，所以白居易有時自稱為太原人，從他曾祖父白溫開始遷居到下邳，實際上是下邳人。他的祖父白鏗、外祖父陳潤都是詩人，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做過許多任地方官很有政績。白居易生長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中，從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文學教育，為他後來的詩歌創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績考取進士。貞元二十年與元稹以書判拔萃同科登第，同授秘書省校書郎，兩人成了最親密的朋友。校書郎任期屆滿，白居易又和元稹一起應制舉，登科後，白居易被任命為縣尉。唐憲宗元和二年(807)秋天，白居易被召回長安，自集賢校理充翰林學士。元和四年(809)除左拾遺，仍充翰林學士。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受傷，白居易上書奏論，主張捕賊雪恥，引起了宦官和舊官僚集團的不滿，以「越職言事」之罪，貶為江州司馬。一直到元和十三年(818)底，他的好友崔群出任宰相，他才由江州司馬除授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憲宗暴卒，穆宗即位。這年夏天，白居易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接著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誥。同年十月，轉中書舍人。唐穆宗長慶二年(822)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之後又為蘇州刺史。白居易罷任蘇州刺史回洛陽後，相繼出任秘書監及刑部侍郎。但此時，黨爭也愈演愈烈，他對現實「濟世」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便決心於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三月辭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分司東都的名義回到洛陽。以後又做了一年的河南尹，最後的官職是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唐武宗會昌元年(841)春以百日告長假滿而停職。會昌六年(847)八月，白居易離開人世，葬於洛陽。⁴³

白居易的一生，仕途並不順遂，這使得白居易更能致力於詩歌的創作。不論在長安任職或是任外官期間，他和朋友的唱和都是十分頻繁的。根據白居易

⁴³ 參見《白樂天年譜》，頁15~378。《白居易年譜》，頁1~335。

〈燕子樓〉的詩序所言，他在任職校書郎一職時，曾受徐州張尚書款宴，因而結識了關盼盼，對她美麗的身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二年後，彭城舊識張仲素來探望白居易，又對白居易提起了關盼盼與張尚書，白居易心有所感，所以也依韻和了三首〈燕子樓〉詩：

滿床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44

這三首詩中，前兩首我們可以看到白居易對關盼盼的同情與憐惜。他在第一首詩中藉由環境的淒冷，來襯托關盼盼心中的孤寂，以及因愁緒充斥心頭，而使關盼盼久久不能成眠。第二首則從關盼盼不願再打扮、不願再出現在舞榭歌臺這一點，正面肯定關盼盼對於張尚書的癡情與貞節。第三首則重於「感彭城舊遊」，但又不直接描寫對舊遊之回憶，而是通過張仲素告訴他的情況，以抒發所感。

這三首〈燕子樓〉詩，前兩首都沒有什麼爭議，問題就出在白居易第三首〈燕子樓〉詩的最後二句：「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相傳，關盼盼就因為讀了這兩句詩，而終日鬱鬱寡歡，她認為白居易在詩中，有意叫她以身殉情，不要獨活於世間，應該隨張尚書一起共赴黃泉。這種說法一傳開來，又出現了對〈燕子樓〉詩兩種不同的解讀。有學者認為以白居易的為人及對關盼盼的同情與憐惜，應該不會叫關盼盼以身相殉，與張尚書共赴黃泉。何況白居易與關盼盼僅有一面之緣，他也很同情盼盼的遭遇，又怎會捨得逼一位至情至性的佳人命喪黃泉呢？但是，學者們又如何對〈燕子樓〉的第三首詩去加以解釋呢？於是基於不同的角度及立場，作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以下將兩派不同的說法敘述如下：

44 〈燕子樓〉，見《白居易集》，冊1，頁312。

首先，有學者認為，白居易〈燕子樓〉詩中，主導全詩的情感是一種對死者的感慨與對生者的同情，並沒有「諷其死」的意味。根據大陸學者黃意海〈白居易〈燕子樓〉詩考辨〉⁴⁵一文的解釋是說，白居易純粹是步張仲素的原韻，不得不用「灰」字。此句實際上是指脂粉長期棄置不用，被灰塵所蒙而成灰，用的是灰字本義，而非轉義。從張仲素原句來看，「任從蛛網任從灰」直指的是物品，所以白居易也應該是指物品。「紅粉」二字，古詩直指脂粉，如〈古詩十九首〉：「娥娥紅粉妝」⁴⁶可証。當然「紅粉」也可代指紅顏即美人。但即使如此，紅粉成灰也不是說美人死去，因為「灰」字，此時應解釋作「槁木死灰」，即心灰意冷之意。這對守寡的關盼盼來說是恰如其份的。近年來，同樣認為白居易不會諷刺盼盼的學者，如沈祖棻、程千帆〈燕子樓賞析〉一文中，乃詮釋為：「墳邊種的白楊樹都已經長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那麼，怎麼能使得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後不會變成灰土呢？」⁴⁷其實，無論是那一種說法，意義都只有一個，那便是不相信白居易會諷刺關盼盼。

再來看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解釋，則是單純的就字面上的意義：「張尚書墓前的白楊樹都已經長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可是那美人卻仍活著，沒有隨尚書一起化為塵土、灰燼。」同樣的兩句話，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

其實，我們就從白居易第三首〈燕子樓〉詩來看，詩中：「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在這兩句詩當中，最受爭議的部分，應該是「爭教」與「成灰」這兩個詞彙，兩派學者也是在此二處呈現出不同的「詮釋」。但基於以下幾點原因，筆者相信白居易並沒有絲毫「諷刺」佳人的意味存在：

其一，筆者針對白居易的所有詩句加以檢索，白居易用到「爭教」二字的

⁴⁵ 見黃意海撰，〈白居易〈燕子樓〉詩考辨〉，《文學遺產》，4卷4期，頁103~106。

⁴⁶ 〈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5月，1版)，冊上，頁329。

⁴⁷ 見蕭滌非等編審，《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6月，1版1刷)，頁893。

詩，除了〈燕子樓〉之外，還有其他二首。如〈遣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⁴⁸〈六十六〉：「安得頭長黑？爭教眼不昏？」⁴⁹這兩首詩中的「爭教」意同於「怎教」，⁵⁰詞意帶著感嘆、惋惜的意味。白居易心疼、憐惜著佳人，帶著些許的感傷，擔心她的花容月貌，隨著時間的流逝，終將化成灰燼、塵土，隨風而逝。這樣憐香惜玉的白居易，又怎會忍心「諷刺」佳人。

其二，白居易在作此詩時，距離張尚書之死，少說也有十年之久。試問白居易若真有心要關盼盼「相隨」於黃泉，這是否也未免太遲了些？所以，此詩不應存有「諷刺」之意涵。

其三，從白居易的婦女觀來看。白詩中常設身處地，替婦女請命，如〈太行路〉：「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⁵¹〈婦人苦〉：「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際，何曾苦樂均？」⁵²這替被貶抑的婦女權利說了公道話。其他如〈母別子〉、⁵³〈陵園妾〉⁵⁴等，都對婦女體貼入微，充滿同情。由此可知他很尊重婦女，體恤婦女。

⁴⁸ 〈遣懷〉，見《白居易集》，冊2，頁357。

⁴⁹ 〈六十六〉，見《白居易集》，冊2，頁754。

⁵⁰ 見張相撰，《詩詞曲語彙匯釋》（台北：中華書局，1980年8月，台6版），頁240。

⁵¹ 〈太行路〉，見《白居易集》，冊1，頁80。

⁵² 〈婦人苦〉，見《白居易集》，冊1，頁240。

⁵³ 〈母別子〉：「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勛。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愿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于汝。」見《白居易集》，冊1，頁80。

⁵⁴ 〈陵園妾〉：「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年月多，春愁秋思知何限？青絲發落叢鬢疏，紅玉膚銷系裙縵。憶昔宮中被妒猜，因讒得罪配陵來。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宮監送鎖門回。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松門柏城幽閉深，聞蟬聽燕感光陰。眼看菊蕊重陽淚，手把梨花寒食心。把花掩淚無人見，綠燕牆繞青苔院。四季徒支妝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遙想六宮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爾軍恩何厚薄？愿令輪轉直陵園，三歲一來均苦樂。」見《白居易集》，冊1，頁83。

其四，無論從〈燕子樓〉的序，或是〈燕子樓〉的前二首詩來看，我們都只感受到白居易對關盼盼的善意與讚美，決不至於會在最後兩句來個大翻案，將關盼盼痴心守節的美德，曲解成不願捨身相隨，這樣前後詩意豈不自相矛盾。

此外，順帶一提，筆者更不贊同關盼盼為此詩而鬱鬱寡歡之說，因為關盼盼是否看過白居易所和〈燕子樓〉詩三首，至今仍是未知數。再說，倘若關盼盼真為此事殉情，守「死節」在唐代來講是件大事，應不至於沒有任何記載，並且在當時就應該會有人對白居易提出評論，但我們找不到任何相關資料佐證，有可能是宋代好事者穿鑿附會之言罷了。我們又何須硬將「諷其死」的罪名，硬扣在白居易的身上呢？

三、〈感故張僕射諸妓〉詩作者與意涵考論

(一)〈感故張僕射諸妓〉詩作者考

除了〈燕子樓〉詩有爭議之外，我們另外再來看另一首，同樣認為有「諷刺」關盼盼意味的詩作——〈感故張僕射諸妓詩〉：

黃金不惜買娥眉，撿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55

這首詩，自唐以來，學者皆認為是白居易所作，本該沒有任何疑問，但根據南宮搏〈燕子樓人事考述〉一文所述，他認為極有可能是張仲素所作，並且提出其理由。今加以增補說明如下：

其一，唐·元稹所寫〈白氏長慶集序〉云：

……至於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或持之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至

55 〈感故張僕射諸妓詩〉，見《白居易集》，冊1，頁260。

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⁵⁶

在當時元稹親眼所見，白居易的作品被繕寫、模勒的情況已經很嚴重，版本散佚、錯亂於市井之中，次第更是雜亂無章。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

《長慶集》(白氏)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本七十五卷，《續後集》亡三卷，按此當有七十二卷，又云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絕固疑非樂天語，以編年考之，果謬。⁵⁷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云：

(白集)吳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自記之舊。⁵⁸

清·汪立名《白香山詩集·凡例》亦云：

今本遺漏詩甚多，他不見論，即韋穀《才調集》所選，且有未備者，乃從各本蒐輯，作為白集補遺二卷。⁵⁹

由此可知，今日所見白居易詩文集已並非完整的版本，並且有不少偽作，所以〈感故張僕射諸妓詩〉是否為白居易本人所作，亦有疑問。

⁵⁶ 唐·元稹撰，〈白氏長慶集序〉，見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0，頁2。

⁵⁷ 見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4月，1版)，冊3，頁1046~1047。

⁵⁸ 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1960年11月，2版)，冊6，頁1855。

⁵⁹ 清·汪立名撰《白香山詩集·凡例》，見清高宗敕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0，頁9。

其二，關盼盼答白居易詩有「舍人不會人深意」⁶⁰一句，根據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云：

……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十月十九日，轉中書舍人。

61

距白居易作〈燕子樓〉詩，已是多年之後。以常識判斷，〈燕子樓〉詩和作多年後，並無新事件發生。白居易似乎不可能突然再寫一首〈感故張僕射諸妓〉詩。此外，關盼盼口中的「舍人」，應是指「中書舍人」，可是白居易是長慶元年才任中書舍人一職，而此時張仲素已死，那麼如何將詩交給關盼盼？關盼盼又怎會為此詩，絕食而死？且詩中又云：「兒童不視沖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關盼盼年紀比白居易小二十多歲，又怎能稱五十歲的白居易為「兒童」？

其三，白居易〈燕子樓〉詩序云：「盡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如此說來，白居易僅與盼盼有一面之緣，何需「諷其死」？所以，衡其情理，唯有與關盼盼交誼較深的張仲素才有諷刺的動機。何況張仲素任職中書舍人，早於白居易多年，所以盼盼口中的「舍人」有可能是張仲素。但事情真的是如此嗎？難道張仲素才是誤解佳人的元兇嗎？

筆者以為不然，以下我們針對南宮搏的論點一一提出駁正：

其一，雖然白居易的作品中，的確略有遺漏以及偽作，但我們看〈感故張僕射諸妓〉這首詩，從唐開始一直都出現在白氏自編《白氏長慶集》卷十三中，並不是先遺漏而後出的作品，所以，應該不是偽作。

其二，根據《唐詩紀事》所云：

後仲素以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乃偷生耳。

⁶⁰ 見《唐詩紀事》，冊下，頁1126。

⁶¹ 見《白居易年譜》，頁117。

乃和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相隨。」旬日不食而死。但吟詩云：「兒童不視沖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⁶²

我們由上文「旬日不食而死」這句話來看，這定非關盼盼自述，絕對是後人所記。因此，此詩應不是關盼盼所作。既然這首詩不是盼盼親作，那麼「中書舍人」也有可能是偽作者時序上的混淆，所以我們根本無法從其時間點上來探究「中書舍人」意指何人。

其三，是否有新的事情觸動了白居易敏感又多情的心弦，而牽引出那段前塵往事，我們並不得而知，又怎能斷然認定此詩不是白居易的作品呢？

持平而論，以〈感故張僕射諸妓〉這首詩的內容來，它流露出感嘆生命與富貴之無常，這種風格確實是白居易所有的。而且，除了〈燕子樓〉詩以及〈感故張僕射諸妓〉詩外，白居易有非常多首與妓女有關的作品，所以〈感故張僕射諸妓〉一詩為白居易所作，應該問題不大。

（二）〈感故張僕射諸妓〉詩意涵考

雖然筆者認為〈感故張僕射諸妓〉為白居易所作，但對於「諷刺」之說，筆者不敢苟同。而關盼盼是否真為這些「諷詩」而死？這也值得討論、分析。然我們從《麗情集》、《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等文獻來看，他們似乎都接受白居易在此詩中有「諷刺」關盼盼之意。宋·陳薦亦有〈燕子樓〉詩云：

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勾。
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
63

⁶² 見《唐詩紀事》，冊下，頁1126。

⁶³ 〈燕子樓〉，宋·陳薦撰，《陳薦詩》，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1版1刷），頁5023。蘇軾對陳薦此詩極稱賞，宋·

陳薦此詩末聯有明顯責怪白居易的意思，但白居易真的忍心對一位痴心守節的女子提出如此強烈的批判嗎？以下我們分點論述，以便釐清真象：

其一，我們先就詩題〈感故張僕射諸妓〉來看，白居易在詩中明說感觸的對象是「諸妓」，既然是諸妓，那就不是特指關盼盼，所以這首詩並非針對關盼盼一人而發。

其二，據筆者觀察，白居易的「諷諭」詩，多半是「政治」上的諷刺。所以筆者認為這首詩似乎並沒有什麼諷刺的意味。我們從白居易詩「一朝身去不相隨」來看，他所感傷的是張尚書死後的淒涼、孤單，他感傷富貴如浮雲，轉眼消逝，這些也都是白居易自己人生的慨歎。而清·張宗泰《質疑刪存》云：

味其語意乃是惜張公不於心力未盡時早為散遣之，而致身去不能相隨，只為蓄妓者感慨，非以責諸妓也。況詩云「三四枝」，題云「諸妓」，非指一人言也，則此詩與盼盼無涉名矣。⁶⁴

所以，我們在這首詩中，根本未見其「諷刺」意涵，更遑論針對關盼盼。前人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誤會，原因應該起於〈燕子樓〉詩中帶有的爭議性，而讓人產生聯想罷了。

其三，從白居易對殉葬的態度來看。他在〈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判例中說：

觀其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則

蔡條《西清詩話》載：「東坡守徐，移書彥升曰：『〈彭城八詠〉如〈燕子樓〉篇，直使鮑、謝斂手，溫、李變色也。』」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蔡條詩話》，冊4，頁2505。

⁶⁴ 清·張宗泰撰，《質疑刪存》，見《四部分類叢書集成·續編》，頁213。

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⁶⁵

可見他旗幟鮮明地反對殉葬，直斥甲死而有害於人，其子不可聽亂命。他在〈祭微之文〉中引用《詩經·黃鳥》一句：「如可贖兮，人百其身。」⁶⁶強烈控訴殉葬的罪惡。白居易〈祭微之文〉寫在〈感故張僕射諸妓〉詩後，如果他當年的逼死關盼盼，則此時必然不敢用這八字來自打嘴巴。

其四，這首〈感故張僕射諸妓〉詩，距白居易作〈燕子樓〉詩，更是多年以後，在經過這樣漫長歲月的洗禮；在經過政治上的挫折，白居易怎會無聊到再來諷刺地位非常卑微的小歌妓。

其五，從其他記載來看，說關盼盼自殺完全沒有證據。宋·李昉《太平廣記》⁶⁷、蘇軾〈永遇樂〉、明·高棅《唐詩品彙》⁶⁸都只記載關盼盼守節一事，並未記載其殉情與死節。因為宋、明兩代，受到理學思想影響很深，如果盼盼真的守死節，一定會大肆記載、稱揚。

總而言之，說關盼盼守死節，完全沒有證據，而說白居易以〈感故張僕射諸妓〉詩諷刺關盼盼更非事實。

⁶⁵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見《白居易集》，冊4，頁1422~1423。

⁶⁶ 見佚名，《詩經》（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1版1刷），冊上，頁276~279。

⁶⁷ 參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2版），冊2，頁1040。

⁶⁸ 參見明·高棅編，《唐詩品彙》（台北：學海書局，1983年7月，1版），頁503~504。

肆、蘇軾〈永遇樂〉之爭議

一、關於〈永遇樂〉題序之爭議

徐州大水，經歷七十餘日，水才漸漸消退。有人建議，可在荆山下築溝容水，但經蘇軾實地勘察後發現，此處全是亂石，無法施工。唯一方法，便是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創建石堤。工程中，發現徐州府廡內，舊有一座廳堂，俗傳是項籍所造，稱「霸王廳」，沒有人敢去裡面坐，據說誰敢冒犯使用，必有災禍，故早已廢置，蘇軾惡其淫名，下令拆毀霸王廳，將拆下來的材料用以建造新城門黃樓，以防止水患再次侵害徐州。

元豐元年(1078)的重陽節，身為徐州知府的蘇軾，在東邊新城門的城門樓上舉行盛會，慶祝高聳、壯觀的黃樓落成。是日，賓客雜遝，紅粉成行，衣香鬢影，笙歌不絕，笑語聲喧。蘇軾在〈黃樓致語口號〉云：

百川反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睹茱萸之美。恭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狀觀，破西楚之淫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鐘鼓般地，竦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接著徐州人民又一起高聲唱出內心的喜悅

一新柱石壯嚴闈，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燄壓波神。
山川尚遠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誰憑闌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69

⁶⁹ 〈黃樓致語口號〉，見《蘇軾詩集》，冊7，頁2509~2510。

此時此刻，蘇軾的內心是喜悅、驕傲的，因為黃樓是他抵抗洪水的象徵，也是蘇軾百年身後，在徐州唯一留下的痕跡。

是年十月十五日，蘇軾到黃樓觀月，作〈十月十五日黃樓觀月〉詩云：「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⁷⁰登高望月，良辰美景，一幕幕的過往，又勾起了詩人內心的舊歡新怨，因此作了〈永遇樂〉一詞。

根據宋·傅幹《注坡詞》中，〈永遇樂〉題序為：公舊注云：「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一云：「徐州夜夢覺，登燕子樓作。」⁷¹然而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云：「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⁷²因此，〈永遇樂〉的「詞序」到底是宋·傅幹《注坡詞》中的「夜宿燕子樓，夢盼盼」，還是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所云的「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這便產生了疑問與爭議。

彭城古郡名，唐廢，又稱徐州，肇源於彭祖。清為府，民國廢。今之彭城在徐州市南郊，有占地 520 公畝的公園，名為彭園。時至今日，「燕子樓」在彭城何處？已無陳蹟可尋。但據宋·蔡條《西清詩話》云：

徐州燕子樓直郡舍後，乃唐節度使張建封為侍兒盼盼者建，白樂天贈詩自誓而死者也。⁷³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云：

在州城西北隅，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鎮徐州，有妾曰盼盼，築此樓以

⁷⁰ 〈十月十五日黃樓觀月〉，見《蘇軾詩集》，冊 3，頁 889。

⁷¹ 見宋·傅幹撰，劉尚榮校證，《注坡詞》（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7 月，1 版 1 刷），頁 180。

⁷² 見清·王文誥輯訂，《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成都：巴蜀書社，1985 年 11 月，1 版 1 刷），冊上，卷 17，頁 4。

⁷³ 宋·蔡條撰，《西清詩話》，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蔡條詩話》，冊 4，頁 2504。

居之。⁷⁴

明·聞人詮修、陳沂纂《南畿志》云：

在城中，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鎮彭城，有妓妾曰盼盼，……昭宗時，時溥據徐州，朱忠全攻之，溥舉族登樓自焚死，按此則樓在州廡中。⁷⁵

明·梅守德、徐子龍修《嘉靖徐州志》云：

在張尚書舊第中，俗傳城西北角樓。恐非是。⁷⁶

清·吳世熊等撰《同治徐州府志》云：

《明一統志》在州城西北隅，事見盼盼傳。《南畿志》在州廡中。《嘉靖舊州志》謂在張尚書舊第中，俗傳西北角樓，恐非是。⁷⁷

清·黃之雋撰《江南通志》也與《同治徐州府志》所述相同，僅有些許文字上的差異。清高宗敕編《大清一統志》云：

燕子樓在銅山縣西北隅，唐貞元中，尚書張建封鎮徐州築此樓，以居愛

⁷⁴ 見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7年8月，2版)，冊1，頁1165。

⁷⁵ 見明·聞人詮修，陳沂纂，《南畿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6月，1版)，冊5，頁2437。

⁷⁶ 見明·梅守德、徐子龍修，《嘉靖徐州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7年6月，1版)，頁659~660。

⁷⁷ 見清·吳世熊等撰，《同治徐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1版1刷)，頁502。

妾盼盼，建封卒，盼盼樓居十五年不嫁，不食而卒。景福二年，節度使徐溥守徐州，為朱溫攻登此樓自焚死，……樓在州廡中。⁷⁸

今人余家謨等撰《銅山縣志》云：

在唐張尚書舊第中，尚書有妓妾曰盼盼。尚書卒，盼盼獨處樓上十餘年而卒。俗傳即城西角樓，非是。光緒九年，知府曾照於西南城垣上重建，十五年，徐州道段詰復移於其西北。⁷⁹

由上述諸多方志資料看來，「燕子樓」的地理位置，說法至少有兩種可能：一為「徐州西北隅」；一為「州廡中」。筆者嘗試分析這兩種說法的可能性，但因今日燕子樓遺跡已無可考，加上方志都是「承襲」前朝資料，正確性也頗有問題，不足取信。如此一來，筆者只能加以推論，倘若「燕子樓」在「徐州西北隅」，它距離蘇軾所建之黃樓，一東一西，應該不是個短距離。但據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認為：「〈永遇樂〉一詞，應作於元豐元年戊午十月十六日」，而蘇軾十月十五日還在黃樓觀月，隔天就趕到「徐州西北隅」，僅僅相隔一日，蘇軾難到真有如此雅興？筆者並不如此認為。如果不是王文誥推論出了問題，那就是「燕子樓」並非遠在「徐州西北隅」，而是在「州廡中」。這一推論，少了距離上的問題，同時也符合了方志中的另一說法。蘇軾登臨「燕子樓」並且夜宿於此，他早聽聞了張尚書與關盼盼的故事，心中有所感觸，將心中所感記錄下來，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其二，今考蘇軾謫居黃州期間，蘇軾的好友孫覺曾出任徐州知州。⁸⁰其中，

⁷⁸ 《大清一統志》，見清高宗敕編，《四部叢刊續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1版），冊5，頁7。

⁷⁹ 見余家謨等撰，《銅山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1版1刷），頁992～993。

⁸⁰ 參見李之亮撰，《北宋京師及東西路大郡守臣表·徐州》（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3月，1版1刷），頁369。

在元豐五年七月孫覺知徐州時，曾獲宋神宗賜僧牒五十以整修城池、官舍，孫覺在整修的過程有整修到燕子樓，並且還託請蘇軾作〈燕子樓記〉，因為他知道蘇軾知徐州時，常去燕子樓休憩，對燕子樓有一份十分特殊的情感。⁸¹

其三，宋·曾敏行《獨醒雜誌》云：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闕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邈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⁸²

由文中「夜宿張建封廟」等句得知，「燕子樓」在唐代本屬於徐州州廡的一部分，在張尚書死後，為了紀念他將其改為張建封廟。到了宋朝，「燕子樓」依然是徐州州廡的一部分，如此一來蘇軾才有可能夜宿，倘若遠在西北隅角樓，蘇軾怎可能夜宿？徐州新太守孫覺怎麼會整修城池、官舍到達「西北隅」之遠的角樓？宋·蔡條《西清詩話》亦云：「徐州燕子樓直郡舍後」，更是一如山鐵證。因此，由上所述，我們應該可以確認燕子樓應該是在「州廡中」。

二、蘇軾〈永遇樂〉夢之考辨

析論完「燕子樓」可能之地點後，接著我們要討論另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蘇軾是否真有「作夢」，並且在夢中邂逅那癡心守節的女主人翁關盼盼。抑或這是蘇軾有意「造夢」，只是蘇軾有所避忌的托辭？學者們在詮釋蘇軾這個「夢」時有不同的看法，以下筆者將一一加以說明、論述，並且嘗試釐清蘇軾「夢」的真象。

首先對蘇軾的「夢」提出質疑的是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

⁸¹ 參見劉師昭明撰，《蘇軾與章惇關係考》，頁144～145。

⁸² 宋·曾敏行撰，朱杰人校點，《獨醒雜誌》，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3，頁3226～3227。

云：「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於此，他雖然沒有提出蘇軾「造夢」一說，但從他的話裡，似乎不認為蘇軾曾「夢盼盼」，而是言其「夢登燕子樓」。清·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以為：「燕子樓未必可宿，盼盼更何必入夢，東坡居士斷不作此癡人說夢之題，亟宜改正。……題當從王案。」⁸³曹樹銘也贊同鄭文焯的推論，評曰：「燕子樓係名勝古蹟，只可供人遊覽，東坡雖守徐州，亦不能夜宿此樓，故此詞題斷不可信也。」⁸⁴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的記載，蘇軾在徐州時，官妓馬盼盼一直隨侍在側。馬盼盼甚慧麗，為蘇軾所鍾愛，她平日學蘇軾的書法有模有樣，她在一旁看蘇軾落筆揮毫，頗有會心的樣子。相傳蘇軾為黃樓立碑時，在書寫中間，因有事離開，馬盼盼一時興起，就代他續寫「山川開合」四字，蘇軾回來看了，哈哈大笑，替她略為潤飾，不再更寫，所以後來流傳的「黃樓賦」碑帖中，「山川開合」這四個字是馬盼盼寫的。⁸⁵據此，李一冰認為，蘇軾「燕子樓」夢關盼盼這一說法，應該不是真正夢見關盼盼，恐怕只是為憐惜眼前的「新歡」馬盼盼而發。⁸⁶

綜觀上述說法，筆者認為王文誥所稱蘇軾「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永遇樂〉詞。」以及鄭文焯「盼盼更何必入夢」之論，以蘇軾〈永遇樂〉詞加以驗證，恐難自圓其說。詞中有「夢雲」一語，用楚懷王與巫山女神事，又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語，為什麼不可指稱關盼盼呢？詞前有夜裡尋夢之語，而結尾仍言「黃樓夜景」，蘇軾若是翌日才往尋其地，斷不可如此收尾。再來談談李一冰的說法，他認為蘇軾「燕子樓」夢關盼盼這一說法，應該不是真正夢見關盼盼，只是為憐取眼前的「新歡」馬盼盼而發。這一論述中，出現了兩點錯誤：

⁸³ 清·鄭文焯撰，《手批東坡樂府》，見《詞話叢編》，冊5，頁4322。

⁸⁴ 見曹樹銘校編，《蘇東坡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1版），冊上，頁190。

⁸⁵ 宋·張邦基撰，《墨莊漫錄》載：「徐州有營妓馬盼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仿佛。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為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見《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冊5，頁4669。

⁸⁶ 見《蘇東坡新傳》，冊上，頁258。

其一，宋朝律法中規定，太守是不可與官妓發生感情。馬盼盼是徐州的官妓自然不會是蘇軾的「新歡」，也不可以是蘇軾的「新歡」，他二人相互欣賞或許有之，但決非男女之愛，所以李一冰用「新歡」一詞極為不妥，並違反宋朝禮法。而且，蘇軾〈永遇樂〉所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意思是燕子樓中，人去樓空，佳人早就不知身在何方？但此時此刻，馬盼盼仍陪在蘇軾身旁，若說詞中的「佳人」指的是馬盼盼，這樣一來豈不是詛咒佳人，蘇軾是絕對不可能做這種事的。

其二，蘇軾在他的詩詞中，談及「燕子樓」之處甚多，加上「燕子樓」是徐州最有名的古蹟，名氣之高更勝於蘇軾新建的黃樓。既然如此，若說蘇軾在徐州兩年多不曾遊覽「燕子樓」，抑或不曾聽聞張尚書與關盼盼之情事，寫作〈永遇樂〉詞全然是為憐惜眼前佳人馬盼盼而發，難以讓人信服。此外，誠如本章上一節之推論，倘若「燕子樓」真在「州廡中」，那麼蘇軾曾到過燕子樓，並且夢見傳說中美麗又堅貞的佳人，這有何不可？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蘇軾夢盼盼一說可能性極高，但筆者卻不認同，部分學者對於「夢盼盼」的過度演繹與詮釋。

陳新雄先生《東坡詞選析》，對「紉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三句詞有極特殊的詮釋：「詞人藉夢見關盼盼，雲雨交歡，卻被擊鼓聲與落葉聲所驚醒，好夢難圓，黯然神傷，無限歎惋。」⁸⁷透過陳先生傳神的文字，我們似乎聽見蘇軾夢佳人不成嘔息聲；似乎看見蘇軾夢佳人不成嘔然神態。然而，對於陳先生所稱蘇軾夢關盼盼與其「雲雨交歡」之說，筆者不敢認同。陳先生認為，蘇軾在詞中是用了「夢雲」二字，乃是指宋玉〈高唐賦〉中云：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

⁸⁷ 見《東坡詞選析》，頁86。

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⁸⁸

據此，陳先生將蘇軾夢盼盼解讀為兩人在夢中「雲雨交歡」。其實，這種解釋不但失去了「燕子樓」故事中美感受與動人傳說，更誤解了蘇軾「夢」的真意。

首先，蘇軾一定聽聞過，關盼盼為張尚書守節的故事，如此一位貞節的奇女子，如此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蘇軾一定大受感動，並且寄予無限同情，試問，蘇軾怎忍在夢中褻瀆佳人。其二，蘇軾在〈永遇樂〉詞中真正想表達的，並不是「燕子樓」中的男女情愛，而是「人去樓空」、「物換星移」、「人生無常」的慨嘆，既然如此，又何須過度演繹、渲染，造成不必要的爭議。所以，筆者認為「夢雲」的正確意涵，應該如唐玲玲、石聲淮《東坡樂府編年箋注》所云：「夢境隱約如雲煙。」⁸⁹此種詮釋，不但不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更十分契合蘇軾〈永遇樂〉詞中「古今如夢」的中心思想。

此外，陳新雄先生在〈蘇軾寄託詞發微〉一文中，又將蘇軾「夢盼盼」解讀為「蘇軾以盼盼影射神宗，含蓄婉約地表達出思君之思。」⁹⁰筆者認為，〈永遇樂〉一詞中的確有思君之情，但是這種情懷應該出現在下闕中，如果硬是將「夢盼盼」解讀為「思君」，將「夢雲」二字解釋成「雲雨交歡」，兩者合觀，豈不更顯突兀！

⁸⁸ 宋玉撰，〈高唐賦〉，見梁·蕭統編，《昭明文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1年3月，1版1刷），冊3，頁1109~1111。

⁸⁹ 見宋·蘇軾撰，石聲淮、唐玲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台北：華正書局，2000年8月，2版），頁130。

⁹⁰ 〈蘇軾寄託詞發微·上〉，見《書目季刊》，28卷4期，頁15。

伍、蘇軾〈永遇樂〉之意涵

一、蘇軾寂寞的情懷

蘇軾這闕〈永遇樂〉，與他以往詩詞中一貫樂觀曠達的精神，有著明顯的區別。他心情黯淡、出語悲涼，又帶著佛家空幻思想的痕跡。蘇軾似乎刻意去經營這份幽寂孤清的氛圍，將燕子樓小園之無限清景和自身的孤寂落寞，合而為一；而寂寞無人見之美景與寂寞無人知之蘇軾，又何其相似。詞人大都是多情而寂寞的，蘇軾亦然。對外界事物與內在心緒的興發感觸，又遠比一般人來的強烈、深刻，自然而然更容易感受到心靈的落寞與孤寂。

熙寧十年四月(1077)，蘇軾到達徐州。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幸好有弟弟蘇轍的陪伴，這讓蘇軾寬心了不少。兩人相處短短數月，隨即又因蘇轍須赴南京新任，再次面對離愁別苦。在〈與司馬溫公書〉曰：

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⁹¹

兄弟二人，好不容易在闊別了七個年頭後，如今在徐州聚首，正欲一解思念之情，無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們不得不再度分開，各自展開另一段仕途。近在眼前的離愁令蘇軾感傷，徐州雖美，身邊卻無一知己；而唯一的手足至親也將離去，這讓蘇軾怎能不感落寞？如何不覺孤寂？甚至，他心生退隱的念頭，心想只要能退休，便不用再承受異地思念之苦。〈次韻答邦直、子由〉詩云：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游。

⁹¹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與司馬溫公書〉，見《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7月，1版5刷)，冊4，頁1441。

恨無揚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鷓鴣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92

想當年，蘇軾兄弟二人在懷遠驛讀書時都才二十出頭，內心充滿了豪情壯志，理想抱負，而今時間荏苒，二人皆步入中年，歷經憂患，兩頰鬢髮也早已斑白。還有多少的日子可以同歡？還有多少的歲月可以相互依存？蘇軾憶此不禁喟然神傷。

他堅持留弟弟蘇轍在徐州同度中秋，還特別邀請許多朋友設樂置酒，同遊呂梁百步洪，以當送別。蘇轍作〈水調歌頭〉詞云：

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愁，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⁹³

蘇轍為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是個樸實厚重的君子，凡事隨遇而安，不大自尋煩惱，但面對此次的離別，連他都難忍心中悲痛，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一捨與無奈，更別提多情而敏感的蘇軾了。

八月，蘇轍雇舟別去，赴南京留守簽判任。蘇軾送弟歸來，逍遙堂裡突然變得空洞、可怕，迎面而來的是一屋的蕭瑟與冷清，回憶起前些日子與弟弟相處的點點滴滴，這讓蘇軾更添寂寞。

然而，蘇軾的感傷與寂寞並沒有維持太久，徐州的一場大水，適時的沖淡了蘇軾些許的落寞。接下來的日子，蘇軾整日忙於抗洪，一心想解救徐州人民於水患之中，歷經數月的努力，徐州水患終於獲得疏緩，並且於東城門上新建

⁹² 〈次韻答邦直、子由〉，見《蘇軾詩集》，冊3，頁741。

⁹³ 〈水調歌頭〉，宋·蘇轍撰，見唐圭璋編纂，《全宋詞》（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4月，2版），冊1，頁355。

大樓，名曰「黃樓」。長達七年的外放生涯，讓蘇軾對於仕宦之途倍感疲憊失落，但因徐州抗水有功，深獲皇帝贊賞，神宗的這一舉動，讓蘇軾這顆沉寂已久的心，又再度活躍了。黃樓既成，蘇軾大宴賓客，雖然有非常多的好友前來祝賀，可是蘇軾的心裡仍然帶有一絲絲地缺憾，因為蘇轍不在身旁，不能共享這份歡愉。

元豐元年(1078)八月，又適逢中秋佳節，在這象徵團圓的佳節裡，蘇軾對遠方弟弟的思憶更加沉重。想起最近這六年來，只有去年的中秋，得與蘇轍會合於此，其餘五年，皆身處異地，飽嘗離別之苦，一想到此又不禁黯然神傷，徒生慨嘆。〈中秋月寄子由〉其二云：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別離。歌君別時曲，滿座為淒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輕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蕎麥花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⁹⁴

除了月圓人難圓的感嘆外，今年的中秋蘇軾身體狀況不佳，患病咳嗽。或許平日身體硬朗時，尚能承受思念的折磨，如今病痛纏身，身心更顯脆弱，多麼希望蘇轍能夠陪在身旁，朝夕相伴，噓寒問暖，但就連這樣一個小小的希冀都不能如願，此時此刻的蘇軾又怎麼能不感寂寞？〈中秋月寄子由〉其一云：

殷勤去年月，澌澌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窗中。徘徊巧相見，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撫枕三嘆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噉嚼。⁹⁵

⁹⁴ 〈中秋月寄子由〉其二，見《蘇軾詩集》，冊3，頁860~861。

⁹⁵ 〈中秋月寄子由〉其一，見《蘇軾詩集》，冊3，頁859~860。

除此之外，他又憶起去年中秋，一同把酒賞月的蘇轍及其他好友，如今也散如浮萍，仰頭望月，月光如水一樣清寒，穿越房櫺，撫枕嘆息，心情之寂寞可想而知。正因寂寞，所以蘇軾在徐州特別想念故友，我們可以從他一封封催促摯友前來的書信中，也可看出蘇軾的孤寂。〈次韻答王定國〉詩云：「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噓。」⁹⁶在詩中，我們深深感受到蘇軾的殷切期盼，以及在期盼背後的孤獨寂寞。

此後，雖然陸陸續續有王鞏、參寥等好友造訪，短暫撫慰了蘇軾寂寞的心，但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幾番熱鬧、歡笑過後，一切終歸於平淡。〈九日次韻王鞏〉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⁹⁷而蘇軾必須獨自承受一次次的別離，以及別後的思念，這對多情善感的蘇軾來說，又無疑是另一種折磨與感傷。〈百步洪〉云：「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⁹⁸蘇軾也想要寫信寄給遠方的王鞏，以表達內心的思念，可是在徐州官舍夜晚如此冷清，身邊孤獨無伴，連一個可以磨墨、呵筆的人都沒有。

仕途不順，懷才不遇，讓蘇軾內心鬱悶寡歡，好不容易盼到了皇帝的獎諭，他認為可以藉此機會，一圓「返京之夢」。但他等了又等，盼了再盼，而夢畢竟只是夢，夢醒了只是一場空。蘇軾一生，為了施展抱負積極追求理想，他與蘇轍耗盡了大半生的光陰，顛沛流離，嚐盡了離情之苦，到頭來卻一無所有，只有孤獨寂寞一直伴隨著他存在，也不斷地啃蝕著他的心靈，蘇軾又怎能不覺悵然若失？如何不深感寂寞之苦？而〈永遇樂〉一詞所傳達出幽寂孤清之感，正是蘇軾在徐州落寞情思的最佳寫照。

二、對仕宦的厭倦與返京冀望的落空

蘇轍剛離開徐州不久，徐州就遇上了大洪水——黃河氾濫。這年七月十七黃河在澶州曹村帚決口，河水淹沒了四十五個鎮，壞田三十萬頃。八月二十一

⁹⁶ 〈次韻答王定國〉，見《蘇軾詩集》，冊3，頁844。

⁹⁷ 〈九日次韻王鞏〉，見《蘇軾詩集》，冊3，頁870。

⁹⁸ 〈百步洪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3，頁894。

日，洪水到徐州城下。蘇轍〈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⁹⁹〈寄孔武仲〉云：「爾來鉅野溢，流潦壓城壘。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污泥滓。」¹⁰⁰〈寄濟南守李公擇〉云：「鉅野一汗漫，河濟相騰蹙。流沙翳桑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¹⁰¹〈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云：「黃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橫流入州縣。民事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電。」¹⁰²蘇軾〈九日黃樓作〉亦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¹⁰³從這些詩可以看出災情的嚴重：黃河橫溢，沖壓城壁，城門緊閉，亭榭傾倒，農田翳蔽，到處一派荒涼蕭條的景象。¹⁰⁴

在這次防洪救災的工作中，蘇軾表現出高度的組織能力及強烈的責任心。蘇軾親荷畚鍤，布衣草履，結廬城上，過家不入。在他的指揮之下，軍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終於避免了大水灌城的慘禍。蘇軾身先士卒與徐州城共存亡，最後終於戰勝洪水，受到朝廷的獎諭。宋神宗特降敕獎諭云：

敕蘇軾，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之事。河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氏人保居，城廓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加之。¹⁰⁵

同時詔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犒獎伏役四千零二十三人，又發長平錢六百三十

⁹⁹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見宋·蘇轍撰，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1版1刷)，冊上，頁199。

¹⁰⁰ 〈寄孔武仲〉，見《欒城集》，冊上，頁166。

¹⁰¹ 〈寄濟南守李公擇〉，見《欒城集》，冊上，頁167。

¹⁰²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見《欒城集》，冊上，頁170。

¹⁰³ 〈九日黃樓作〉，見《蘇軾詩集》，冊3，頁868。

¹⁰⁴ 參見曾棗莊撰，《三蘇傳》(台北：學海出版社，1996年6月，1版)，頁312~313。

¹⁰⁵ 〈獎諭敕記〉，見《蘇軾文集》，冊2，頁380。

四萬，米一千八百斛，准予募役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樓，創木岸四，就城東門為樓，墾以黃土，名之曰黃樓。

蘇軾自從熙寧四年(1071)外放為杭州通判開始，便一直在外為官，有志難伸。再加上現實環境無情的打壓，硬是將蘇軾的滿腔熱血給澆熄了。他內心昇起了對仕途的些許「厭倦」，隱約動了「企慕歸隱」的念頭。〈京師哭任遵聖〉云：「宦遊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¹⁰⁶〈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云：「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¹⁰⁷〈次韻達頓起二首〉云：「茅屋擬歸田二頃，金丹終掃雪千莖。」¹⁰⁸〈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云：「官事無窮何時了，菊花有信不吾欺。」¹⁰⁹在蘇軾的詩詞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心中充滿「厭仕」、「欲歸」之情。但這份心緒是矛盾的，在進與隱之間，蘇軾的內心也是掙扎不已。

熙寧十年，蘇軾轉任徐州知州，距他離開京城已經整整七個年頭了。蘇軾是一個奮厲有當世志的人，常以「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¹¹⁰自勉，對他來說七年實在太長、太久了。在這七年的時間裡，他無時無刻不期盼早日獲得朝廷的重用，可惜事與願違。七年來的殷切期盼，換來的只是更多的失望與挫折，讒言及傷害，讓蘇軾幾乎產生了放棄的念頭，他厭倦仕途的爭奪，厭倦終日浮沈在宦海之上，故〈水調歌頭〉云：「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州。」¹¹¹

而徐州的這一場大水，嚴格考驗了蘇軾治事的才華與行政的應變能力，也適時地為蘇軾即將枯萎的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契機。當水患平息、黃樓落成後，蘇軾得到了人民的肯定及宋神宗的贊賞，這又重新點燃了蘇軾多年來的希望，勾起了「舊歡新怨」的癡情妄想。他天真的認為宋神宗會因此而重用他，將他調返帝京，但山隱隱、路迢迢，蘇軾日復一日的痴痴等待，卻始終沒盼到

¹⁰⁶ 〈京師哭任遵聖〉，見《蘇軾詩集》，冊3，頁724。

¹⁰⁷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見《蘇軾詩集》，冊3，頁838。

¹⁰⁸ 〈次韻答頓起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3，頁868。

¹⁰⁹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見《蘇軾詩集》，冊3，頁876。

¹¹⁰ 〈和子由苦寒見寄〉，見《蘇軾詩集》，冊1，頁215。

¹¹¹ 〈水調歌頭〉，見《蘇軾詞編年校註》，冊上，頁211。

宋神宗的「青睞」。在望眼欲穿的漫長等待下，蘇軾夢醒了，人也清醒了，他明白自己希冀已久的夢，註定是個無言的悲劇。他在〈永遇樂〉中云：「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一個「倦」字，把蘇軾長年不得志的苦悶表達出來；一個「倦」字，道盡了他厭倦外放的生涯，希望重返朝廷，重返帝京的心願；一個「倦」字，深藏了蘇軾多少年的苦澀等待及排山倒海的強烈失落感，他敬愛的宋神宗卻始終沒有下旨調他回京。

三、對故鄉的思念

人在富貴顯達的時候，會特別的思念家鄉，盼望與家鄉父老一同分享衣錦榮歸的喜悅；同樣的，人在失意沮喪的時候，也會特別渴望返回家鄉，希冀得到來自家鄉的溫馨與關懷。蘇軾由於仕途上的波折，遠離政治中心，加上頻繁遷調，孤獨落寞之感不時襲上心頭，以致使他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年少時的抱負與理想被現實消磨殆盡，有時他不禁慨嘆，自己用盡了大半生的心力到底得到了什麼？多年漂泊在外鄉的生涯，令他厭倦，令他倍感苦澀，他想擺脫、想放棄，卻又是萬般難以割捨。所謂「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字裡行間蘊藏了多少的幽怨、多少的無奈，又乘載了多少的鄉愁；一個「斷」字，又是包含了多少辛酸及絕望之情。

蘇軾在徐州的日子，內心思緒只能用百感交集來形容。喜的是與弟弟蘇轍久別重逢，在闊別了七年之後重新聚首；怒的是他力挽狂瀾，在徐州平治水患，立下大功，卻因新黨的一再打壓，讓他無法一圓「回京」的美夢。「汴京」——那是他朝思暮想的第二個家鄉，也是他最渴望回到的地方，多少午夜夢迴揮之不去的名字，深深烙印在蘇軾的心頭；哀的是弟弟蘇轍因公務在身，不得不去南京赴任，短暫歡樂的相處，換成無窮無盡的思念；樂的是好友們的殷勤造訪，也讓蘇軾在徐州重拾往日歡笑，片刻撫慰寂寞的心情。但歡樂的時光匆匆易逝，留下來的總是深深淺淺不忍割捨的回憶，敏感而多情的蘇軾承受著一次又一次的相聚離別、希望失望，他痛苦，卻又不得不去面對人生的起伏波折。如此的煎熬，讓他一再心生「歸隱」的念頭。〈次韻答邦直、子由〉云：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關卻欲治百憂。羞為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
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南看
浴鷗。¹¹²

從詩中，吾人讀出蘇軾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遺憾，也體會到蘇軾似有若無看淡名利的意味，更感受到蘇軾對家鄉濃厚的思念。王粲是魏武帝時代的人，因天下大亂，故王粲在荊州依托劉表，作〈登樓賦〉來抒發懷鄉思歸之情，王粲與蘇軾異代同心，思鄉之情遙相呼應，〈登樓賦〉讓蘇軾細細吟咏、黯黯神傷。〈「虔州八境圖」八首〉云：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是長安。
113

在這裡我們同樣體會到蘇軾的思鄉之情與內心的孤寒，所以眼前所見皆是蕭瑟淒涼之景物。他厭倦了漂泊孤寂的日子，他渴望回鄉——汴京，但他深深知道想要回鄉的冀盼是遙遙無期的，這種長年累月、朝朝暮暮的期待，讓蘇軾極厭倦，所以他不斷在詩詞中用「倦」字來傾訴自己內心不安的情緒。

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到徐州，一次又一次的遷調，讓蘇軾越來越遠離家鄉，思鄉之情越來越深濃。如在杭州作〈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云：「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¹¹⁴在詩中，蘇軾感嘆連龍都如此依戀著故鄉，更何況是身為人類的自己呢？

¹¹² 〈次韻答邦直、子由〉其五，見《蘇軾詩集》，冊3，頁742。

¹¹³ 〈「虔州八境圖」八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3，頁793。

¹¹⁴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2，頁489。

蘇軾在密州作〈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其三云：

漱石先生難可意，齧氈校尉久無朋，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

115

此詩用李陵與蘇武的典故，借以表達蘇軾思鄉之情。李陵、蘇武俱為侍中，蘇武出使匈奴。次年，李陵詐降匈奴。隔了一段很長的日子，蘇武歸漢，李陵置酒，為蘇武送行，作詩送別。蘇武亦作詩云：「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¹¹⁶詩中盡是濃濃的思鄉情懷，與蘇軾的長年外放如出一轍，讓蘇軾心有戚戚焉，除了鄉愁之外，又增添了幾許無奈。

無窮無盡的鄉愁，讓蘇軾愁腸百轉，內心充滿了忐忑不安，他不知道自己這樣漂泊的生活還要過多久，不知道自己還要承受多少離情別緒的煎熬。在密州又作〈二公再和亦再答之〉云：

寒雞知將晨，飢鶴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節嘗感嘆。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為伴。……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暖。應念苦思鄉，登樓賦王粲。¹¹⁷

透過以上的詩篇，可知蘇軾不斷藉由古人的思鄉情懷以寄託自己對故鄉的思念。蘇武、李陵、王粲皆是漂泊異鄉的遊子，他們背負著沉重的鄉愁，蘇軾亦然。

蘇軾移知徐州後，作〈過雲龍山人張天驥〉云：「故鄉豈敢忘，但恐迫華

¹¹⁵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其三，見《蘇軾詩集》，冊2，頁597～598。

¹¹⁶ 〈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冊上，頁339。

¹¹⁷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見《蘇軾詩集》，冊2，頁614～615。

皓。」¹¹⁸〈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云：「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穉。」¹¹⁹蘇軾在詩中一再強調自己從來不曾忘記對故鄉的思念。因此，一路行來，哪怕眼前盡是好山好水，湖光山色，但山川雖美，終究不是自己的家鄉，故他在〈次韻答王定國〉詩中云：「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¹²⁰多麼殷切的思念，多麼沉重的呼喚，但惆悵依舊，思念依然，蘇軾無力改變眼前的一切，只能將鄉愁化成無窮無盡的思念。

四、對人生如夢的感嘆

蘇軾〈永遇樂〉詞中，整個下片透露著一份如夢似幻的感傷，從「尋夢無處」到「古今如夢」都讓吾人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充滿了對人生無常的慨嘆。在中國文學史上，「夢」向來是一個重要的題材，藉以抒發作者對生命、人生的觀感。蘇軾的詩詞更是大量用「夢」來吟詠他的人生觀，檢示蘇軾在徐州的作品，像這種對人生虛幻之感嘆可說是俯拾皆是，如：「覺來身世都是夢」；¹²¹「繁華皆是夢，寂寞兩榮朽」；¹²²「怳然一夢瑤臺客」；¹²³「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¹²⁴「回頭樂事總成塵」、「聚散細思都是夢」，¹²⁵但將「人生如夢」的感嘆詮釋得最為深刻的作品，首推這首〈永遇樂〉。為什麼蘇軾會有這種人生感嘆？這種人生感嘆的肇因又為何？以下筆者將針對蘇軾〈永遇樂〉「古今如夢」的意涵及其生發的原因一一加以探究。

首先，我們先探究蘇軾「夢的本質」出處為何？筆者認為蘇軾「古今如夢」的看法是上承莊子的「人生如夢」所生發出的感慨。活躍於戰國中期的莊子是

¹¹⁸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見《蘇軾詩集》，冊3，頁749。

¹¹⁹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其五，見《蘇軾詩集》，冊3，頁939。

¹²⁰ 〈次韻答王定國〉其五，見《蘇軾詩集》，冊3，頁844。

¹²¹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見《蘇軾詩集》，冊3，頁826。

¹²²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3，頁844。

¹²³ 〈中秋見月和子由〉，見《蘇軾詩集》，冊3，頁863。

¹²⁴ 〈讀孟郊詩二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3，頁797。

¹²⁵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3，頁716。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夢提出理性探討的思想家，並且利用夢來闡述他的哲學思想和人生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齊物論〉中「莊周夢蝶」的故事。莊子把夢放到哲學層次上思考，明顯擺脫傳統中國的夢魂觀念：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¹²⁶

〈齊物論〉又云：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其旦暮遇之也。¹²⁷

這是長梧子與瞿鵲子的一段對話，話中莊子借長梧子的口中指出，普通人都是渾渾噩噩地過著如夢般的一生，而不知自己處於虛幻之中，只有聖人才能看出人生是一場大夢，而從夢中覺醒過來，這段話是後來中國文學裡「人生如夢」一詞之出處。而在〈永遇樂〉中，蘇軾承襲莊子的理論，借懷古以感今，借夢見唐代名妓關盼盼來託寄自己對人生、生命的觀感。一如美人關盼盼，在多年以後，也不過化成塵埃，與世浮沉，那曾經遺落在人世間的愛恨情仇，也終將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題材罷了，徒留下「燕子樓」任人憑弔，就如同此時此刻的自己，在徐州感嘆她那一段至死不渝的愛情。那自己呢？一個天涯倦

¹²⁶ 見清·郭慶藩編，《莊子》(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3月，1版2刷)，冊1，頁112。

¹²⁷ 〈齊物論〉，見《莊子》，冊1，頁104~105。

客，身如浮萍，既不能有番作為，將一生報效朝廷；又不能落葉歸根，重返故鄉溫暖的懷抱。就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掙扎中，蘇軾似乎有了新的領悟，人生不過是一場夢，夢醒一場空，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功名，在夢醒後也不會留下印記，正如〈西江月〉所稱：「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¹²⁸蘇軾的遭遇恰好跟夢中的關盼盼一樣，千百年後，有誰還會記得當年自己滿腔的豪情壯志，有誰還會記得自己坎坷的一生，留下的也只有這「黃樓」。或許後世人們見此樓時，也會像我憐惜關盼盼一樣的憐惜我，為我幽幽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吧！

此外，蘇軾在〈永遇樂〉中除了寓寄莊子「人生如夢」的哲理之外，筆者又發現蘇軾在「老莊觀念」之下還透露著一種「佛家思想」。蘇軾是個集儒、釋、道思想於一身的學者，隨著宦海的浮沉，在不同的時期，他有著不同的取捨與隱顯。基本上來說，蘇軾任官時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因此儒家思想中積極用世之心，以及仁民愛物、忠君報國的思想，皆在他身上表露無遺。而隨著仕途的受挫，他開始對儒家思想產生懷疑，此時老莊思想與佛家思想便順應而生。蘇軾與佛家思想的淵源，除了家庭因素之外，與他通判杭州有很深的關係。因為杭州自古以來即為佛教聖地，境內名剎林立，高僧雲集，蘇軾與僧人時相往來，借以排遣心中的憂悶。¹²⁹說到蘇軾的佛家思想，有一個僧人是不能忽略的，那個僧人就是釋道潛，他不僅僅是蘇軾的摯友、詩侶，更是引導蘇軾進入佛家思想的重要人物。

釋道潛，號參寥子，杭州於潛浮溪村人，俗姓何。自幼出家，對於典籍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為詩。蘇軾倅杭時，曾一見之，蘇軾移知徐州後，釋道潛自杭州來訪，從此成為蘇軾的摯友。釋道潛在徐州的三個月中，蘇軾的詩作增加不少「談空說無」的氣象，如〈次韻道潛見贈〉云：「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嘆何時盈。」¹³⁰〈次韻潛師

¹²⁸ 〈西江月〉，見《蘇軾詞編年校註》，冊下，頁798。

¹²⁹ 參見蔡秀玲撰，〈論蘇東坡的人生觀〉，《台中商專學報》，29期，頁225~226。

¹³⁰ 〈次韻道潛見贈〉，見《蘇軾詩集》，冊3，頁881。

放魚〉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勸將淨業種四方，莫待夢中呼起起。」¹³¹〈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云：「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身。」¹³²〈百步洪〉云：「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¹³³從上述詩句，可知釋道潛「百念已灰冷」¹³⁴的人生態度，可能對蘇軾產生了影響；但也有另一種可能，即蘇軾為了與道潛唱和，刻意在詩中作佛家語，大談佛理與禪意，故清·紀昀評蘇軾〈百步洪〉其一云：「後半全對參寥下語，詩須如此用意，方不浮泛。」¹³⁵所以筆者認為，這首〈永遇樂〉，很可能也與參寥有關。黃樓建成後，蘇軾賦詩刻石，大宴賓客，成為一時之盛事。而釋道潛的適時出現，促使蘇軾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件事。於是蘇軾便將一切歸於「虛空」。「燕子樓」的空幻與「黃樓」的真實，相互映襯，便有了「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的「透澈」參悟。

陸、結語

根據本文的研究，宋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蘇軾在徐州夜遊燕子樓，觸景生情，感慨萬千，由燕子樓聯想到自己所建的黃樓，遂作〈永遇樂〉詞。詞中提及「燕子樓」女主角關盼盼與「張尚書」的一段情事，而牽扯出「張尚書」是張建封、張愔、張愔即張建封等三種說法，但在這些說法之外，筆者又提出關盼盼先是張建封歌妓、後成為張愔侍妾的新看法。此外，張仲素的〈燕子樓〉詩三首，常被世人誤以為是關盼盼所作，而白居易〈感故張僕射諸妓〉詩也常被誤認為是張仲素所作，甚至誣陷白居易〈燕子樓〉詩三首寓有「諷刺」關盼盼不以身殉情之意，這些說法皆屬無稽之談。筆者從白居易的詩序中推斷，〈燕

¹³¹ 〈次韻潛師放魚〉，見《蘇軾詩集》，冊3，頁882。

¹³²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見《蘇軾詩集》，冊3，頁890。

¹³³ 〈百步洪〉其一，見《蘇軾詩集》，冊3，頁892。

¹³⁴ 〈送參寥師〉，見《蘇軾詩集》，冊3，頁892。

¹³⁵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年6月，未著版次），頁372。

子樓》詩三首的作者為張仲素；筆者檢視白居易的作品，發現〈感故張僕射諸妓〉詩在歷朝歷代的版本裡，始終都出現在《白氏長慶集》中，加上詩篇遣詞用字的風格都極似白居易，故〈燕子樓〉詩三首乃白居易所作決無可疑。至於白居易「諷刺」關盼盼一說，或許詩意略見感傷、喟嘆，但決無「諷刺」之意。白居易素來尊重婦女，這種論述對他來說是一大誣蔑。除了「燕子樓」的爭議之外，蘇軾〈永遇樂〉詞也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在〈永遇樂〉題序之爭議中，清·王文誥認為蘇軾並未「夜宿」燕子樓，而是「夢登」燕子樓，並且認為蘇軾有「造夢」之嫌，但筆者卻提出不同的看法。首先筆者先考證出「燕子樓」是在蘇軾的「官廨」中，並非王文誥所言的「西北隅」，所以蘇軾夜宿燕子樓並夢見關盼盼一事理應不假。關於蘇軾這闕〈永遇樂〉的風格及意涵，與他以往詩詞中一貫樂觀曠達的精神，有著明顯地區別。他心情黯淡，出語悲涼，詞意中又帶有佛家空幻思想的痕跡，與「人生如夢」的覺醒。蘇軾似乎刻意去經營這份幽寂孤清的氛圍，將燕子樓小園之無限清景與自身的孤寂落寞合而為一。蘇軾在徐州因抗洪有功，深受神宗贊賞，他原以為可以自此受到重用，回到睽違以久的汴京，無奈未能如願，那份遺憾與失望，讓他對仕宦心生厭倦，企盼返鄉歸隱，內心情感極深沉，藝術技巧極高妙。

Elucidate Su-shi 〈*Yong Yu Le*〉 (The moon is like the frost)—

Also Study the Related Verses and History of Swallow Building

Huang, Jia-ling*

[Abstract]

〈*Yong Yu Le*〉 (The moon is like the frost) is the best poem of Su-shi's in his Xu Zhou Poetry. He puts the scenery in scenes, and sighs the present by past. Since he uses excellent writing skills and describes with deep emotions, the poem is read and wins universal praise for thousand yea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oints which are needed to study in this poem, such as the disputation of preface, the disputation of people who are related to "Swallow Building", the complex emotions and deep thought which Su-shi wants to tell, etc. These are all worth to study.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of past, I will analyze and study them carefully, and completely present the background, the mood, the disputa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related verses or history when Su-shi was writing this poem.

Key Words: Su-shi, Guan Pan Pan, Swallow Building, Huang Building, Poetry of Song

* Huang, Jia-ling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